

原名曹传美

一九一四年生

祖籍广东大埔



已出版著作十多部

代表作有：《冰消春暖》

《不朽的城》

《风雨太平洋》等

会

广东省作家协会
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

编

曹埃作品选萃

《岭南文学百家》丛书

《岭南文学百家》丛书

杜埃作品选萃

广东省作家协会
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

编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05号

杜埃作品选萃

杜埃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40毫米 32开本 8.875印张 2插页 124,000字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2,100册

ISBN 7-5360-1307-8 /I·1160

定价：7.00元

总 序

陈国凯

看我南粤，人杰地灵；岭南文学，源远流长。上溯中原文化传统，沃土根深；外得世界文明先声，锐意变革。历朝历代，岭南之文豪大家，文采风流，以其身体力行，光耀我中华文化，弘扬我民族精神。其显赫功勋已彪炳史册。岭南文士，多有侠骨柔情；岭南文学，素以先声夺人，其势如浩荡珠江，层波叠迭，其雄如滔滔南海，浪涌天高。

文章大业，血汗浇成，名篇佳制，代代相传。当今时世，万象更新。岭南文苑百花盛开，争妍斗艳。广东一千多名老中青作家群情踊跃，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为光耀中华文化奋力图强。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文学创作出版基金会为总结战果，振奋军威，展示阵容，造福

社会，特斥资编选《岭南文学百家》丛书，按老中青序列，收当代广东文坛百家俊彦之佳作，逐年出版，以观当世，启来者。

是为序。

一九九一年秋于广州

前 记

这本选集收入短篇小说五篇，散文六篇，共十一篇。写作的时间跨度是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其中《十二月的街》是写三十年代广州地下工作者为纪念广州起义所作的一次英勇的街头活动。当时反共内战惨烈，而且日寇步步逼近我国。作者参加了这次行动。

《红堡垒》一篇是写二十年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粤东大埔县山区农民坚持赤卫队的斗争，在闽粤边上建立了“红堡垒”，与闽西、江西红军相配合。

“自梳女”是二三十年代产生于顺德一带为反对封建夫权，谋求独立生活的丝厂青年女工，她们年纪大了便被撵出丝厂，到城市充当保姆，她们自己“梳起”，终身不嫁。《自梳女》写一个“自梳女”怎样走上革命道路，搭救了三十年代广州的地下工作者。这是作者身边发生

的真实故事。近年广东粤剧院正在将这篇小说改编为粤剧。

《老贫农们》是写山区农村的老一代贫农。是作者在解放后第一次回乡的亲身经历。此文与《十二月的街》先后在《人民文学》刊出。

《冰消春暖》是抗战时期新会县双水公社圣堂村村史。说的是老贫农梁汝一家的悲惨故事。小说刊登后反应强烈，曾受到茅盾同志的赞扬。新会县文化馆曾绘制成连环画在全县各公社展出。而梁汝则成为现身说法的著名诉苦农民。

散文方面，《都市，动乱的天堂》发表在“广州左联”、“广州社联”合办的地下刊物《新路线》上，写当年广州上空出现一群飞往江西苏区轰炸的德国制大头轰炸机时广州城在失业和经济萧条中动乱不已，是一篇反对剿共战争的散文。

《乡情曲》则写全国解放前夕广东农村的情景。此文曾被多次转载，并被译成英文。

奥斯维辛集中营是德国法西斯在欧洲设立的几个大集中营之一，德国法西斯用毒气屠杀了几百万犹太人、战俘及反法西斯战士。他们

杀人后还企图焚尸灭迹，将骨灰运往德国作农田肥料，惨绝人寰，目不忍睹。《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文是作者一九五八年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波兰访问了该地后怀着愤怒的心情写的。

《马尼拉情思》是写作者于打倒“四人帮”之后，随中国人民访菲友好代表团访菲时所写。作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马尼拉工作过几年，这次旧地重游，印象颇深。

《我的母亲》与《老贫农们》相连，是写我的母亲并写她怎样帮助清乡时逃跑的农民骨干脱离虎口，投奔南洋的情景。

《白藤湖之春》是写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期在珠江出口处建起的第一个农民度假村，吸引了各地开始富裕的农民和各地旅游者。这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出现的许许多多新事物之一。

作 者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于东山湖畔

目 录

前记.....	1
---------	---

小说

十二月的街.....	1
自梳女	35
老贫农们	90
冰消春暖.....	119
红堡垒.....	189

散文

乡情曲	209
都市，动乱的天堂.....	217
马尼拉情思.....	222
奥斯维辛集中营.....	237
白藤湖之春.....	252

我的母亲	260
------------	-----

附录

杜埃简介	269
------------	-----

杜埃主要著作目录	272
----------------	-----

十二月的街

一

“嗖嗖”的西北风，卷地而来，五羊城真像一座冰冻的城。在穷人眼里，人和景物都被冻得压缩了，蜷曲了；凛冽的北风特别不放过这寒窑瓦舍，草屋席棚的都市一角。它带着喧嚣的声音，穿门过户，掀动屋顶，摇晃棚舍，仿佛有个风声鹤唳的不祥信息又传播到这个贫民区来了。

衣着单薄的霍霍，从一座棚舍中走出来。他身上穿着的灰布长衫，下摆被北风掀起，仿佛有个顽童，故意把他的衣衫撩起，露出罩在长衫里面那挂成丝丝的破衣。霍霍用手掩住眼睛，挡住扑面的灰尘，急步走出贫民窟，向市区前去。

冬天的大街，一样是寒气袭人。骑楼下，行人照样摩肩接踵、熙来攘往，有工作的人早上班去了，而这如潮水般涌来涌去的人群大多是闲散没工做的失业者。从各种穿戴服饰上，可以辨别出这大批踟躅街头的“闲人”，多半是来自破产农村的农民和被工厂解雇的工人；也有的是失业的小职员、教师和大量了无生计的游荡青年。这些人为了寻找一份职业，为挣一口饭吃，或为向亲友告借一元几角以渡难关，不得不在肆虐的冷风中焦头烂额，拼命奔忙；这些衣着芜杂，身份相殊，脸黄肌瘦，神态委琐的芸芸众生，正好跟街道上的萧条气氛一致，似乎都日渐趋向穷途末路。看那满街满巷扯起大减价、大拍卖、商店招顶和楼房招租的形形色色广告，更使人产生一种惶恐的压迫感；加上报纸连篇累牍报道：日军步步进迫华北，上海地区日寇咄咄逼人，厦门的日本“浪人”连续肇事，工厂倒闭，市立小学教师游行请愿，要求发放工资，关外难民大量流入，当局加重苛捐杂税和七省会剿红军，江西内战激烈以及本市厉行冬防的消息，这一切，就是灾难深重的中国一幅幅光怪陆离的哀鸿图。南方大城的广

州，过去虽曾有过一段畸形的繁荣，但现在不景气的厄运，也像一片摔不开的魔影，压迫在城市的上空。

十二月的永汉大街，一边是川流不息的闲散人群，一边是蹲在骑楼墙脚伸手讨饭的乞丐。有男有女，拖老带幼，他们衣履破旧，在行人脚下发出哀鸣。这支乞讨队伍，布满市中心的永汉路、长堤、西关和惠爱中路的闹市区，为这个闪着半明不灭霓虹灯的城市增添上凄怨的颤音。

冬天连一双破鞋也穿不上的卖报童，把官办民办报纸，摊在骑楼下叫卖。霍霍瞧见几家反动报纸的头条新闻正在吹擂江西剿共战争。

《蒋总裁亲临督师》、

《五十万大军会剿江西共匪》、

《粤军开抵赣南合剿》。

反动报纸张牙舞爪，吹嘘反共战争的所谓“胜利”。

时局的混乱、紧张，叫人感到呼吸紧蹙。

“呸！中央社死剩一张嘴呀！”行人中有谁啐了一口。

霍霍走过报摊，心里燃起一团怒火。他知

道这是反动报纸为他的主子打肿脸充胖子，大吹牛皮。

什么红军某军团“溃灭”、朱德“重伤”、毛泽东“战死”。可过不了多久，同样的军团番号和红军将领名字又出现在字里行间，只是避用大字标题罢了；每当鏖战惨烈，毙伤无数之后，他们必然来个“国军转进”掩饰其溃退的败象。中央社也真蠢到不能再蠢，厚着脸皮念这些牛皮经，读报的人也早已学会从反面看新闻的经验了。

尽管如此，但在风雨如磐的年代，内战毕竟愈演愈烈，它的速度和日寇威迫、亡国危机的发展成为正比例。大凡有点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的老百姓无不为之局忧心忡忡。

霍霍留有这个时代时兴的垂长头发，因为刺骨的冷气，使他脸孔显得更加苍白和削瘦了。他紧攥左手，右手插在长衫口袋里，顶着风，一步一步走着。看看商店的挂钟，碰头时间还未到，便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踟蹰，不知不觉转到了惠爱西路长街。隆冬时节，虽有北风的流速，但也不能减却人们的窒息感；这一带的街头，乞丐更多了。不景气从工厂、商店

推出新的失业者，人行道旁告地状的灾民增加了；惠爱西路和四牌楼一带的“荐人馆”里，长板凳上挨挤着那些蓄长发辫的南海、顺德籍的娘姨。她们面容枯槁，神色呆滞，张着茫然的眼睛，在等待主人的雇佣；街头巷角，张贴出“冬防”告示，真是民穷盗多，偷窃、抢劫案件增加了。这都因为民不聊生啊！

自从几个月前秘密刊物《火花》被查禁后，霍霍从破旧的学旅^①转移到南关东横街陈树德的住处避了一段，然后就在东郊一处贫民区找个棚屋住下。那时候《火花》刊物的领导人不知去向，联系中断。按地下工作的原则，被领导者没有必要知道领导者的住处，但上级可以知道下级的地址，这是为了保证组织安全的必要规定。霍霍虽然焦急，但也只能耐心等待组织上派人来跟自己联系，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一天晚上，老贺突然来到广大路一家英文补习夜校。霍霍那时间断断续续地在那儿上课，于是就和老贺接上了联系，并约好了今天接头的地点。

在惠爱大街行走着的这个有点奇特的年青人，看看商店的挂钟快到九点半，便快步转入中华北路，步进净慧公园的阅报亭，挤进看早

报的人丛中。在那时候，虽然大街上或茶楼门口都摆着卖报的摊档，也有报童沿街叫卖各式各样的报刊，但早已被搜刮得囊空如洗的市民，能够掏出几枚多余的铜板来买报纸的是不多的。霍霍是靠反动当局附设在公园的“民众教育馆”的阅报亭来看报的。这时他正引颈盯视当天《市民日报》第一版新闻。正聚精会神看着，忽觉有人在后面捅了一下，回头一看，呵，他正是老贺。

二

这个略为驼背，一头修长黑发的穷画家老贺，跟往常有点不一样，身边没有背着画箱。穷画家呵了呵冷气，双手摩擦着，悠然自若地走出报亭。

霍霍迅速跟上去，在西边古榕树下，停停望望。老贺继而绕道北边，从公园旁门走出去了。两人远距离走着，穿过盘福路，在一条横巷靠拢了，两人有说有笑，徐步向观音山走去。

他们在山边的一处土堆上坐下，俯览灰色的五羊城。

“你很焦急？”

“嗯。”霍霍说道，“《火花》刊物出事后，很多情况不知道，只看到报上的查禁通令。”

“没什么，没什么，嘿嘿。”老贺还是那样悠然自得，好像天下所有困难都压不倒他，“敌人的便衣忙乱了几天，盘问过几家书店和学校，把西湖路一家小印刷店主抓去关了几天，但一无所获；工厂也找不到线索，没法进行逮捕，只好在报上发出伪省政府查禁《火花》的通令。癫犬吠日，狂叫几声罢了。”说到这里，老贺把手一摊，“便算了事，蠢呵！”老贺说完，耸耸肩，轻蔑地笑了笑。

“那间梅花印刷店没事吗？”霍霍问道。

“没发生什么。”老贺道。

“我想起来了，那老板的儿子姜先生，像有点注意我，又回避我。他到底是什么人呀？这人没事吧？”

“他吗？唔，不大清楚。听说他是在大学念社会学系的。”

“这我也知道。”霍霍说道，“他没事吧？”霍霍又追问了一句。

“你怎么这样注意他，难道他有什么特别的